#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任衡萱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三

宋　章如愚　編

諸史門

史記

馬遷之書能盡壞夫人之心　讀其文詞辨麗奇偉而縱橫談説慷慨節俠攘臂於征伐之間者皆盡壞豪傑之太半矣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麗奇偉而辨麗奇偉必

出於小道異端然則遷之得失盡見於此矣其叙述秦始皇漢武帝巡遊封禪窮奢極欲與其盡變先王之政以開貨利之門者本以示譏耳然後世皆即其術而用之與夫戰國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資取以為不肖者然則述作之大義夫豈易哉後世病史之難以為不幸無遷固之才是又出遷固下矣葉學士進卷

進奸雄羞貧賤有激而云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

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先黄老而後六經求古今縉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

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黄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輙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媮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

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

言也葢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之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秦淮海文

載子貢游說五國之事為非甞讀司馬氏史孔子弟子傳乃以為齊將伐魯而孔子私于父母之國使子貢游說於外者凡十年存魯亂齊亡吳伯越而强晉子貢一出而五國皆有變細觀其所以說之辭則殊淺陋闊誕又非有策畫可以動五國嗚呼聖賢而肯為耶遷有史

才而不入於道又其著書多采戰國策楚漢春秋以傅其辭意其六國楚漢之間有僻士者戲爲文墨附著之孔子子貢以爲小說而耀世迹其所言則童子可以不惑而司馬氏輒爲之信尚而收採之歟五國之變亂其事皆載於左氏傳未聞孔子子貢之爲之也孔子雖欲苟全邱墓之國使數國之民皆死於兵乎李清臣汝水釣翁文

不當論商鞅桑宏羊之功吾以謂遷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特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

則論商鞅桑宏羊之功也桑宏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東坡海外史論

龜策不當謂之傳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

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史通

馬遷不當目項羽為王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史通

辨葛洪論馬遷紀傳之非　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所書

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葢惟首陽二子而已然設使夷齊生於秦世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攷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分為數卷也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

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史通夷齊而上賢臣尤多列傳不當以夷齊為首子長著史記也馳騖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説仲山甫之流並列經傳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各採而編之為列傳之首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史通述史記本末自魯有史記以後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録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

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謂之史記元成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譙周以遷書周秦以

上或采百家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今與史記並行於代史通說史記

馬遷去取無據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繁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其義

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

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與史記八條見史通

遷非有意於明道亦非有意於譏刺太史公作史記其意似不偶然者考其自叙首尾凡三疾愚竊疑焉公本以論著自任始言孔子至於今有能紹而明者本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作小子何敢辭焉至若與任安書其言深憤蠶室之辱乃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作離騷幾百餘言葢意有欝結而不得通思

垂空言以自見即此以觀公之此言與前相反一再矣然則公之意果安在哉以謂有意於明道耶公於漢未得為醇儒何自知不明而僭聖作經哉謂有意於譏刺耶則漢尚黄老武帝專以勢利用人而先黄老崇勢利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安得有所譏刺哉若曰有所感憤而作則史筴萬代之傳豈容感憤為之哉公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又以先人史談之言欲無廢天下之史豈有戮辱而後作哉以此參考未知太史公之意何在愚以謂不可泥

太史公之言當採太史公之心也不過痛憤道不克行於時而惟恐身没之後為無聞人也乃曰孔子嘗以不用於時而作春秋後之知孔子不在乎他由五經春秋以知之也於是遷於述作之際出此言以見其意而已觀其自叙首尾及答任安書詞不同而意則一也

分紀傳世家書表皆有深意本紀者天下之統也世家者一國之紀也列傳者一人之事也書者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畧也必謂紀者帝王行事之

稱則秦之未幷天下何以為紀謂世家者諸侯族系之
稱則蕭曹之徒何以為世家謂列傳者非王侯之稱則
韓彭英盧之建國何以降之傳故夫紀之述王者世家
之述諸侯傳之述卿大夫固其大法也而書法之權度
不可以此拘也本紀謂之帝紀此自班書始耳子長特
以其事之係於天下則謂之紀故秦可紀也項氏可紀
也雖呂氏亦可紀也始皇已并六國則事異於前不可
以商周之例拘也其贊羽曰號為伯王政由已出是時

漢未得天下雖紀項羽可也其贊高后紀曰孝惠高后之時制政不出房門則君道不立雖削孝惠可也削去世家此亦自班書始耳子長特以其事之有大於列傳則係之世家故夫子以聖陳涉以首事何參良平以勲賢皆得係焉夫子在周則臣道也躋之本紀則有嫌於名分在後世則師道也儕之列傳則幾無異於諸子故特別之其義精矣陳涉事雖微淺而子長之自序曰夏商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

陳涉發難則其所係者大雖世家可也蕭曹良平與功臣位俱通侯而勲烈冠於羣后皆漢家社稷之臣則其所係者大雖世家可也至於列傳之中貫穿錯綜尤有深意管晏同伯者之佐老韓同異端之學則合之而為一莊周學於老氏申不害同於韓氏則附之於其下孟荀與淳于之徒俱在齊國雖同列於傳獨以孟荀冠之篇首其尊之也至矣賈誼附於屈原鄒陽附於魯仲連太伯首於世家伯夷首於列傳吳與淮南不使與荆燕

俱列信布之徒不使與蕭曹同功至若酷吏佞幸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之傳皆為當世發也

如本紀世家之中凡天下有大事必特紀之若是歲齊桓始伯是歲孔子相魯之類皆錯見於諸國之中此紀大事之法也紀列國之世家以封國之先後為次先姬姓而後異姓先舊國而後僭竊之國敘傳之中抑揚感慨每致意於聖賢之後此記列國之法也不寧惟是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諸侯年表斷自共和所

以觀世變之升降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所以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係大事之記所以明職分也平準一書所以著征利之害封禪一書所以著求仙之詐也後世史氏之紀傳表志其規模制度有髣髴於是者哉並林省元執善議論

班固論馬遷先黄老崇勢利而之言為非若夫班孟堅論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又有可言者先黄老者史談之意也子長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先黄老者哉世降俗

薄見利則逝而遊俠巨室猶有拯急之風子長負豪邁之高氣若將嘘海岱而出雲雨亦豈崇勢利者哉惟其欝欝憤嘆有不能平於心凡感時觸事輒廢卷而太息故其意氣豪放多跌蕩於法度之外而班氏乃責之以聖人之是非不知夫人之學問苟未至於知道則是非權衡安能無謬於聖人子長之過固多矣班氏之過不愈多乎子長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於籠絡固非駑駘之敢望而馳騁中節則未也使其少就籠絡

遵轍而行豈可得哉前人

馬遷不甞採次異聞以爲傳堯舜相繼二百餘年書之

所紀者十一篇今其存者二篇而已堯舜之大法既已

盡見於二篇之中然則果不欲其詳也太史遷不能知

聖人之意而紛然記之爲奇以夸天下者何耶遷出秦

人之後諸侯之史皆已燔滅而不可見者猶傅會羣書

採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如聖人盡見上世之書籍衒

其博而不能窮將如之何耶自遷發其端而劉向盡求

而叙之異端之學遂以大肆於後聖人之道相亂嗚呼豈非遷之罪耶葉學士進奏

史記體之失撰録之煩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致而秦越相遼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者為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國語世本戰國策故使覽之者言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録之煩者也史通

五帝紀世次顛錯馬遷作五紀必欲其世系皆出於一

且以黄帝二世而得顓帝三世而得高辛四世而得帝堯此其説猶有可考者乃若堯之於舜固已黄帝之八世矣及舜之傳禹則又其四世之祖焉夫史遷之作史古人謂之善叙事今考其五帝世次而又顛錯如此蓋遷之失在於好奇是以其説有時而自戾矣夫五帝之世次學者不得見之於聖人之經及考之於史又顛錯如此學者安得稽焉歐陽脩

律書伯夷傳皆有深意吾嘗讀律書見其所載人民樂

業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伯夷傳首載箕山許由冢及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二語似若文義背戾不相統屬及嘗推究其意則知遷筆力誠閎深高古與夫世俗之綢繆編聯拘拘比附者大不侔夫律者天地間和氣之所交通也一鄒子吹之尚能回春溫於寒谷矧夫文帝之時風俗醇厚人民安樂如此所謂黃鍾太簇之屬井然條而不雜寧不有所名乎子長筆之於律書政其適也伯夷首陽之節許由箕

山之兆前後一也昔人存昌歜而思文王子長過箕山而感伯夷事有不相關而實相應者皆是物也執鞭吾亦為之之言遷無乃有所激乎遷以一言不中而蹈極刑仰視伯夷高舉遠引不蹈塵網甚切慕之而願為之執鞭固宜由是以觀子長之史用意所向固非膚淺凡近者比也方曒

史記多出於後人之增益若夫贊司馬相如有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等語今班史亦有此言是必班

史所增後人亦以載之遷史而不鐫去也傳賈誼謂賈嘉最好學與予通書至孝昭時立為九卿説者徒見遷之已死於孝武時不及知孝昭時事不知嘉生於孝武時正與遷同時所謂通書誠有之但至孝昭時立為九卿八字安知非班固所增而後人亦以之載於遷史乎張晏以為遷史十篇有録無書如元城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将相年表禮書樂書龜策日者等傳之類則知遷史必有出於後人之所增益頗

多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遷史非春秋安能免後人之所增益哉前人

表載十三國而不數吳猶春秋待越以夷狄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迄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爾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伯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

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名以越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玁狁亦或預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

不當裂取六經傳紀之文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王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弓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綉繒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紛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同上

不當與父俱稱太史公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

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殁彪之名不若遷遜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邪此遷之失也同上

呂后不當列帝紀陳涉不當預世家春秋書姜氏會齊侯于禚說者曰婦人制政不出房門安有與列國君之會婦人不可與國君會呂后何為而列帝紀乎此非遷之失乎吳會諸侯於黄池罪吳不當列於會以崛起之醜

而哆然預中國之列春秋所以致其譏陳涉何人而亦世家於齊魯之列乎此非遷之失乎顔機

左傳史記前漢書

左傳不得為省史記漢書不得為煩昔于寶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曰邱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

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愈煩其失彌甚者矣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邱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栢父陳平獻計於天山

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恬寛而移闗此而不録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史通

劉向所著多虛偽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造偽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皆可欺故也同上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三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四

宋　章如愚　編

諸史門

史記前漢書

與善隱而彰懲惡直而寛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

焉見之王陵傳傅董仲舒也議和親之䟽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茍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知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宫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賛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賛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

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寛乎老泉史論

固依遷之藩籬女后臨朝異事也遷必紀匹夫倡亂異事也遷必取刺客游俠譎詐之異行也遷必傳遷紀呂而固亦紀呂固好同乎遷也遷取陳而固亦取陳固好同乎遷也損十表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為天

文以封禪為郊祀因河渠為溝洫不能自立一家依依乎遷之藩籬下此固所以不能無失也同上

遷固皆有失自古史才為難左氏而下得司馬遷司馬遷而下得班固至於范曄陳壽之徒又為班馬之亞其才如鱗之差而不齊也嘗歎司馬遷如彼其才如彼其所瞻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以為己病先黄老後六經髙游俠重貨殖則班固既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為傳使孔子與陳項爭列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

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羵羊之性道楛矢之異測桓僖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及讀班氏史則與遷同其弊惜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全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已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嘗分九流矣及固為藝文志迹其餘說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横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其說曰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尚殊方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

以為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固之附賓憲而死於非義也汝水釣翁文

史記當呼漢祖為漢王漢書不當加以漢字著魯史者不呼其上曰周王如史記者事摠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欵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前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史通

班史載陳涉事不當用遷史文皇甫謐載嚴君平事不當用班史語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且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録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乖隔至今之説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是乎同上

史記不當以無恤為賢漢書不當以韓信為賢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遜居本至如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如淮陰初在側微墮業無行復居榮貴滿盈速禍美其善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並史通

言簡而意盡洎班馬二史雖多謬五經必求其所長亦

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程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同上

遷未為全得固亦未可非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沒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

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爲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搉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輙編高后按宏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吕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刋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sub>史通</sub>

遷固載事之失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及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户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輙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令與淮陰不别班氏一准太史曽無弛張静言思之深所未了同上

太史公諸表為是班固古今人表為非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

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閲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禄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悋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

遷固易地而處本無優劣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黄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惟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其書將恐多言費

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同上

史記前後漢書

二史載虛文為非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西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没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史通

互相譏訕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老泉史論

前漢書

不當蹈襲遷論以足其書不當取遷雄之自序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它傳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同上

表書王侯號謚姓名皆有深意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姓則加其姓

於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
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名之耶不名之而實名
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
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號謚之而復名之殺一等矣
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
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
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
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

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則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以假人矣同上

固善採掇漢事充于簡冊漢之文帝號為極盛非有高識誰能紀摭唐柳宗元謂漢風雅敷施天下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孟堅拔其尤者充于簡策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焉陳季雅博議

孺子不當書於莽傳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

年不編平紀之末五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歳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上同

不當以嚴延年比子貢冉有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擬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通史

漢書倣史記後人倣漢書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司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録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

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自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惟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别而體制皆同史通

漢書包舉一代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逌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惟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家言皆精

練事甚該密同上

古今人表品藻失次 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它子難為等㒺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第一曾子冉有第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之鄧侯入下愚之上第七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特此效尤將何勸善如

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可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鄭伍列在中庸下流（三甥在第六等）而已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士會為下（之僑三等處父四等士會五等）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武陽居末（漸離五等荊軻六等武陽七等）斯並是非紊亂善惡紛拏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兹為監欲誰欺乎（同上）

述漢書本末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

其後歆向揚雄等相次撰述迄於哀平猶名史記繼述所作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似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偽褒新室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收繫悉録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

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文奉詔校叙又選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猶不類本書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刪為漢紀三十篇其言簡要與本傳並行同上

相如傳乃自叙班固不知 長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

子長因録斯篇即爲列傳班氏仍舊曽無改作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此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史通

觀班氏公孫宏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蔑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務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兹編録不猶愈乎史通

左傳荀悦漢紀

左傳非畧吳楚漢紀非簡匈奴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畧荀悦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乗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遼闊丘明所録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故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

埋於魯國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中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凌强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强奏庸音特為足曲者也史通

荀悦漢紀

不當以班彪王命論寘西漢之末漢書斷章事終新室

如叔皮存歿附入中興而輙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耳荀悦既删畧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攙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賔戲幽通亦與同載者矣史通

前後漢書

二史不當目更始為劉元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元為目不其慢乎同上

後漢書

不當抑聖公於傳内登文叔於紀首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共歸鄗邑凡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内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獨先不窋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刋革者也同上

姓名既書題目又顯不當又標為列女高隱之類尋班馬之為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然相似者則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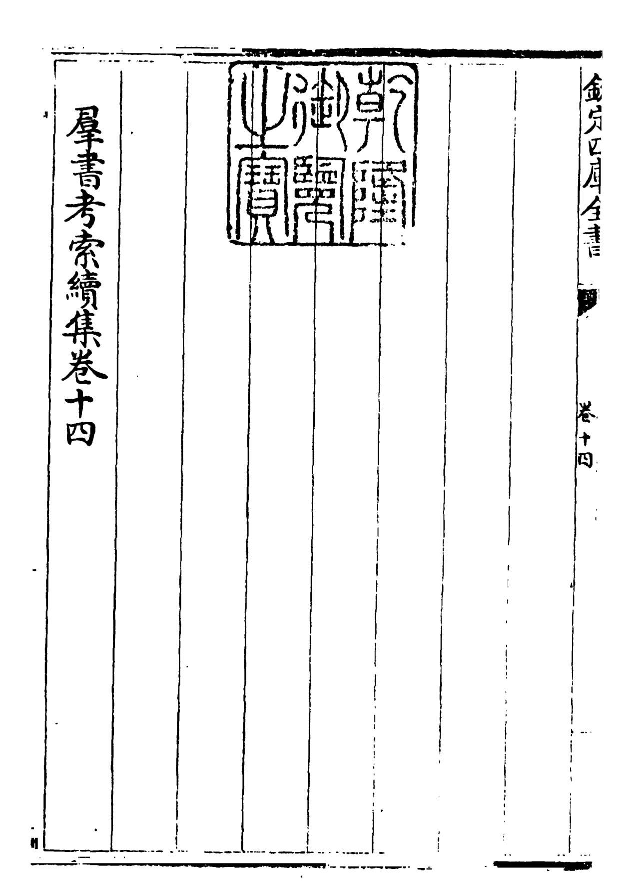
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鄧禹寇恂之首當書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同上

載更始事為非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緑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

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附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録者矣通史

論之外不當復有贊𧧑作東漢盡變班馬之條例贊之外又復有論以論而議其賢否然後以贊而揚之論之文如班馬之贊贊之文如商周之頌其文拘礙局促無一事之精詳此𧧑之弊也同上

紀載多失　曄之史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其間尤失者董宣以節義槩之酷吏鄭衆吕强以亷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耻事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逺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賨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将相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任衡萱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五

宋　章如愚　編

諸史門

三國志

不當書魏為紀吳蜀為傳壽以魏承漢統為正故稱紀吳蜀各據一方故在諸侯之列而言傳愚以謂既以魏為正統則諸侯宜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皆言魏志吳

主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而於吳蜀主傳各稱其紀年乎若曰吳蜀不禀魏正各擅制度則其書自稱紀無害史例也或者又謂仲尼作春秋不曰周史而曰魯史不稱天王之元年而稱魯公之元年則吳蜀傳不繫於魏史而自稱其年紀於義無異予曰仲尼所作者魯史爾故稱其國君之元猶書曰王正月言王者之正諸侯所當禀奉而行稱魯公之元者是別其一國之書也蘇魏公文同前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

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
匹庶力屈者乃成冦賊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
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
吳長但以地處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
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伯遠作史之
書事也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遼隔頓
遠懲惡勸善其義安歸史通
蜀書不當首標二收次列先主 遂乇爭掟瞻烏靡定羣

雄僭盜為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别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常例但鷃鵬一也何大小之異哉同上

陳壽以父仇而謗蜀陳氏三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黄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謗議者也同上

## 後漢書晉書

不當因彼虛譽定為實録至如江東五篇始自會稽典録頴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漢晉史者皆因彼虛譽定為實録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史通

## 晉書

紀傳載記皆太宗之失為甚多噫太宗以湯武而平隋之亂以成康而致治之美何頼一晉史而知名哉畫蛇而添足者徒失盃酒畫虎而添翼者秖自取辱然晉史

之行於今五百年矣宣景文不當稱帝而太宗為之立紀賈充王沈八王不當稱臣而太宗為之立傳十六國之禍流天下不當稱其偽號而太宗為之載記此太宗之失也後世或因而不改此又同太宗之失也同上

史家皆文詞之士競為綺艷不求篤實唐房元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

儀等八人分功撰録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詞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歷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歴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餘以為史之失自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載題驢謝馬事乃知晉史冗記有自來矣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其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

納奕棊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為文煩矣孔毅父雜說

史臣筆力短弱多失事情吾觀魏志管寧注胡昭脫晉宣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為賢於丙吉又觀晉載記慕容超傳呼延平之活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為長太息也晉書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欲效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讀而覺之為可笑也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綴王羲之之後失次矣同上

晉書本非御撰晉史乃唐時文士所爲但托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民爲人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乾爲甄則太宗又不應爲太子承乾避名也以此足見乃當時臣下所爲耳臣下之文嫁其名於人主已爲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不辭當胥失矣嬾真子録

多採小説爲非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説幽明録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書

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作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略務多為美慱聚為功雖取悅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史通

傳劉伶畢卓所取何事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同上

貞元元和之後皆長於文故述史者爲近古貞觀開元之前猶短於文故述史者爲得罪於古惟正元元和之後承三變之餘有二漢述作之風自韓愈作順宗實錄當時以爲頗有風骨故元和諸公皆能著述如毛頴如革華如李赤如醉吟先生傳史才過於前人也愚所謂以貞元元和之文而述史者猶爲近古以貞觀開元之文而述史者宜得罪於古人也嗚呼唐太宗處正觀之初既不及開元之雄渾又未見正元元和之典則以徐

庾遺風王楊末學欲追還固之遐軌如貶晉之亡而謂鼇隊三山鯨吞九服此即詩詠之詞也貶惠帝之昏而謂溽暑之氣方鬧淫蛙之音罕記此即表奏之詞也是皆無纖簡編謬亂賢否太宗不為愧耳林少穎

傳之所記者十不得其六七贊之所褒貶者百不得其一二嘗考晉史之文其失實者以百數姑取其害於名教者一二陳之夫典午之晉合百五十餘年自景文以來凡為八王之黨者又皆司馬之賊自元帝中興之後

凡為王敦蘇峻之徒者知有賊而不知有君自海西簡文之後凡為桓溫靈寶之徒者知有逆而不知有順故將相無終始之功名而王侯貴戚亦無幸全之腰領此宜褒一忠賢而使之與日月爭光貶一奸回而使之與糞穢同臭是故其贊叙之文當反覆諄諭無一言一事之不詳然後亂臣賊子知所畏懼也今晉史載叙拘於文而不及於理短於識而不知其辨傳之所記者十不得其六七贊之所褒貶者百不得其一二林少頴

稱為御撰是掠美於羣臣切原太宗之稱為御撰者是掠美於羣臣豈其萬機之暇猶能為此麗藻耶且廷臣如李延壽者最長於史筆南北八代二書百八十篇者皆自延壽次之其它如令狐德棻既明修史之義如崔仁師岑文本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公次隋史房元齡總監修之夫以南北二史其言詞與晉同贊序與晉同延壽德棻等既以南北馳名自不得以晉史知名也羣臣次晉史而太宗擅名此何足怪

也同上

梁陳隋周書

多貞觀貴臣為父祖揚名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於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落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史通

北史魏書

二十八君不當襲其虛號元氏起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 史通

隋書

不當依阮氏七録指晉朝劉石符姚等書為偽史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録以

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别𠛬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内為家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别羣書仍依阮録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絶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史通

王郎袁充兩傳徒載繁辭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

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録其詭辭妄説遂盈一篇夫人載言示後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

同上

漢書唐書

傳儒林循吏獨行隱逸獨義孝友非漢唐美事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嫚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

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隱逸非東漢美事益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卓絶之行自廉恥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獨義非李唐美事益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獨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内而唐無孝友之俗秉唐史之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為足貴

也

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能書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玉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獨行傳者葢以當時士之廉退者尚多無貴夫逸民行之純全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葢不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徒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傳者葢以當時

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理義殆不可勝紀二傳之不立蓋不欲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並王十朋

張湯杜周何不列酷吏蔡琰何以傳列女裴延齡何不列奸臣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少良慘酷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

固善矣裴延齡奸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奸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同上

唐書 唐書不特指歐陽唐書凡舊唐史之類皆是

陸長源唐春秋懲勸皆有深意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終武皇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慓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

建成者何黜長徇愛識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絛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弇以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張守珪以禄山叛者何貸刑咈教稔亂階也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孫樵文

唐書記名字官名多誤　予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賛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之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貞陸徳明薛收唐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段志玄蔡允恭唐書皆書字房玄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真齡孔頴達唐書字仲達蘇典戲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許敬宗薛收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者以舊史考

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真鈴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名對真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為學士似為學士時方更名耳沈存中筆談真齡避玄字

唐史官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故不能貶惡揚善唐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

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功故學者恱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習哉故温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曽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李翱書

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等刋脩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卑弱言淺意陋

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刋修官歐陽脩宋祁與編修官范鎮王疇宋敏求吕夏卿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

載別錄蔡公亮表

新書紀志表傳大數舊史記志傳約一百九十萬新史紀志傳約一百六十四萬外新添約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發傳凡六十一外新添傳三百三十一凡二后妃三宗室一百三十一列傳十三忠義傳十六孝友傳五隱逸傳六循吏傳十二儒學二十文藝六方技二十二烈女一外戚十一宦者四十八藩鎮三奸臣一叛臣一逆臣者也舊志十一種而新志增其三儀衛選舉

呂夏卿

兵是也表凡四宰相方鎮宗室宰相世系是也

紀例

新書帝紀所書之例竊攷新書所作之例其傳位也太宗明皇則言踐祚益明代父之誼憲宗則言内禪不書太上皇傳位嫌承受不明也不書即位者嫌父在而取大寶也立皇太子若景雲元年書立皇太子宏基者言人神所歸也永隆元年書立子哲為皇子言立不以正從私也武德九年立皇后長孫氏立以德也神龍元年書立妃韋氏為皇后立以嬖也命宰相得人書備

官若書以許州刺史姚崇為丞相是也將得人書帥師
討有罪書伐若書遼東大總管李勣帥師伐高麗是也
將非其人書王師大戰書及王師及雲南大戰于瀘川
敗績是也王者之覽民謠其行以時則書幸不書還宮
若開元十年幸興慶宮雖踰月不書還宮是也出非其
時稱駕所至及還宮若天寶八年十月車駕至華清宮
九年車駕還宮是也朝賀失禮則書地天寶九載受朝
賀於華清宮是也不受朝賀則不書朔正元二年皇帝

不受朝賀以歲饑饉故不書朔是也宴會得禮則書地若天寶十四年勤政樓宴羣臣是也失禮則書宴若景龍四年宴羣臣於芳林園是也親蠶之禮不書本紀譏后德之不建若武后四親蠶不書是也籍田如禮則異之以示勸若開元二十三年皇帝有事于籍田是也有災變而無修省之實則載之天文五行志懲不知也上同新書志傳所書之例列傳之作其體有二一曰年二曰事年以先之事以次之備賢愚紀成敗功高行稱則特

立一傳若魏文公裴度陸贄韓愈李德裕是也人子務在顯親每傳必備載父祖名諡官爵人情重於繼體傳末必歷譜於子孫之世不著於世則畧之也攷其名字若賀知章字季真房琯字次律於舊集得之載其郡縣若韓文公南陽人舊史為昌黎人是也題傳之目羣傳以姓若杜甫李白同傳是也特傳以名若韓愈李德裕傳皆具姓名是也功高以事若五王傳是也迹偽以地淄青李正已傳是也宗室之子雖有功亦承本傳李適

之李皋各附本祖尚親也凡例傳之體有六冠以后妃尊也以宗室諸王親也列以僭國受命之始也序一時之君臣益事之緫也繼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終以逆臣成敗之歸也凡褒者卒月韓愈傳書寶歷元年十二月卒褒也貶者卒年若韋皋傳正元二十一年卒貶也有功德則壽年若干謹終也若郭子儀書八十五李晟書六十五是也謚贈之數非功德不書懲及倖也論議表章以助君上之得失補國家之利害非此則不書若李

伯樂傳封建論朱欽則傳五王論白居易元稹書是也論貨殖之弊陳禮樂之原則志之若陸贄諫二庫狀韓文公禘祫議皆附于志是也疏軍旅之宜斥奸邪之惡見于他傳如權文公韓文公淮西招討事見于元濟南蠻傳是也詩賦之作揄揚國體則見之如李白明堂賦杜甫三大禮賦是也詔策之實足以信後代則摭之若載實事見本傳是也官爵遷易不常所居有善則書循吏儒林皆得一端則標之傳外戚之衆惟卓然殊尤者

為立傳若吳湊別立一傳是也夫唐十八帝之盛百禮交舉志當時正朔用歴之本曰律歴焉志邦國財用曰貨殖焉志禮樂之沿襲曰禮樂焉志宗廟鬼神之常祀曰郊祀焉志高宗明皇天后登封降禪之禮曰封禪焉志氣沴之侵奸曰五行焉志邦國之闊狹户口之衆寡曰地理焉志經籍之總目曰藝文焉志旂章之物色曰車服焉凡兩都宫闕制度園籞之規模一朝之舊章也廐牧孳乳之數牝牡圈印之名車輅出入征伐武事所

急有國之常用也然而歴代未嘗志其名數非通制也兩都宫闕志于郡國之下廐牧乗馬之數志于車服之末亦記事之體也至若得大衍景福之歴而律歴志可全矣得職該六典之書而百官可全矣得開元曲臺禮郊祀録而禮樂志可全矣呂夏卿書傳

唐文人多而史才少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覯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材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本無一

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老泉史論序

孫之翰論唐事皆舊史所不及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諳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蘇子瞻答李廌書

歐陽公修唐書不掩宋公之善 歐陽公修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修也朝廷以一

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歐陽公看詳列傳令删修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列傳書宋姓名紀志歐公姓名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能遜而好相凌掩此風前所未聞也

歐陽公撰唐書皆有深意公嘗被詔撰唐史又自撰五代史其為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虚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

# 漢儒灾異附會之説

人主觀史宰相修史之失　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没其罪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乎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得以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歴近乎卜祝之間葢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

惡庶乎其可信也○史以宰相監修固有所制而不得直筆也又況人君自取而觀之為史官者安得而有實錄哉

人主觀史宰相監修之弊自唐太宗以人主欲觀史朱子奢之諫咈而不從而為史官始不敢以行其直自太宗以宰相監修國史實錄之上玄齡多所隱諱而為史官者益不得以行其直

各有可褒可貶者 讀唐人徐堅凡為史官宜置坐右之言則知史通為可取（劉知幾傳） 讀唐史（贊） 工訶古人拙於用己之言則知史通為可貶（知幾贊） 夫一劉知幾也一史通也而或予或貶不一其說考古者惑焉及以史通觀之可予者十有三四可貶者十有五六或予或貶良有以也史通之書自六家二體以下則謂之內篇自史官建置以下則謂之外篇內篇論史則有惑經車右之篇外篇論史則有直書左筆之名內篇曰叙事曰書事所以

論作史之體也曰載文曰載言所以言為史之法也曰古今正史所以議論歷代之史也其自述則有自叙忤時之名其矜能則有點煩雜駁之號知幾之用力亦已勤矣謂司馬體失録煩六家篇謂班固精練該密同上謂項羽不當曰紀本紀篇謂陳勝不當曰世家世家篇謂范曄虛美隗囂與夫陳壽不當貶孔明魏收不當貶爾朱之類論贊論貶所當貶予所當予三代直道亦不是過此徐堅之徒所以采取之也至於疑古一篇雖堯舜伯禹不免

見疑惑經一篇雖夫子春秋不免見貶既以班固為精審矣至論五行志則專考班氏之短至有蕪類錯繆失宜乖理多鑑不精之語外篇既以藝文為不當志矣書志篇其自述作史之法則又以為都邑氏族方物宜為三志同上藝文不可志氏族方物果可志耶此工訶拙用之言贊史者所為而發也知幾嘗為史有才學識三長之說本傳蓋以自任也史通一書貫穿古今不可謂無學矣三為史官再入東觀不可謂無才矣疑古惑經之類得非

識有所不足耶目見毫芒不見其睫正知幾之謂矣有志於汗青者宜戒焉

通鑑

惟通鑑便人主觀覽白虎通為講論五經同異而設故以發明經傳為本至通史則不然（梁武帝詔羣臣修撰）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旁採它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録當時紀傳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元魏列於夷狄其為體制一如史記特不為表而已（通史内篇史記家）知幾史

通鑑為識評諸史而作故專以去取褒貶為義至通鑑則不然其意以為遷固而下文字繁多布衣之士猶難遍讀人主萬幾奚暇周覽進通鑑表於是撮機舉要刪繁削冗擇其切於興衰理亂之監者定為一書以便乙覽司馬進通鑑表其可攷也

五代史

用春秋法歐陽公修五代史記褒善貶惡其法甚精曰嗚呼此亂世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

論曰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爭功相馳上下無駁雜之說至於條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也哉

史官

世不易職古者之史世不易業不遷官不貳事如周之史佚魯之史克晉之史蘇史黯史趙史墨皆世掌之如

後世亦尚有此意太史談之後有史遷班叔皮之後有班孟堅唐時史官不易如出使屢黜亦以史自隨如劉仲幾作史通後其子餘亦掌之近世史官皆為遷轉之地耳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五